

清风徐来夏生凉

○ 王国梁

夏天的夜晚,是最为惬意的。蒸腾了一天的暑气渐渐收敛了威力,夜色缓缓铺展开来,夜晚的清风也徐徐而来,带来阵阵清凉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和哥哥总是跑到大门口迎接第一缕夜风。在我们看来,风来的话要从大门口进来,然后才会在院子里跑来跑去。其实是因为门口有对流风,风显得比较凉爽宜人。清风徐来,真的是“徐来”呢,那风慢得仿佛是被谁拖住了脚步,总是姗姗来迟,又总是慢慢吹过。这样的夜风,吹起来虽然不那么酣畅尽兴,不那么豪气张扬,但也足够消弭白天暑热带来的疲惫。清风徐来,头脑会变得慢慢清醒。

风悠悠然地吹着,仿佛一首轻柔的夜歌。阵阵清风吹到肌肤上,仿佛凉凉的纱衣滑过,倏忽间又滑得远远的,特别舒服。风来的时候,伴着树上的叶子轻柔的声响,院子里的花草轻轻摆动着衣衫,一切都在享受着难得的惬意时刻。风一阵一阵的,仿佛波涛一般,涌过来,涌过去,里面裹挟着院子里花草的芳香。有时候花草香味仿佛发酵一般,热烈地冲进鼻孔,让人忍不住使劲鼻子。

风长一阵短一阵,我和哥哥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我们开始讨论风从哪里来的。风虽然来无影去无踪,但就像天上的云一样,总有个来处吧。在我们看来,云是从天上来的。而风来自哪里呢?哥哥说,风从树林子里来的,要不然怎么凉丝丝的,带着树林子里的清爽之气。我却以为,风从水边来,它是从遥远的河边或者海边启程的,虽然一路辗转,穿过了田野山脉,穿过了丛林绿地,但它抵达的时候依旧带着水边的清凉气息。哥哥认为我说的也有道理。我们俩闭上眼睛,仰着头,细细地享受徐徐清风带来的清凉。

吃过晚饭,一家人都到院子里纳凉。清风徐来,复生凉意。父亲仍觉得凉意不那么酣畅,于是从地窖里拿上来一只大西瓜。母亲把小桌摆到院子里,把大西瓜放到桌子上,用菜刀切西瓜。三下两下,大西瓜被切成小块儿。一股清凉气息扑面而来,忽地感到脸上也清凉凉的。那种感觉特别深刻,后来我读到汪曾祺写西瓜的文章:“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这句写得极为生动传神,真的是“连眼睛都是凉的”呢!地窖里的西瓜清凉爽口,吃起来清甜无比。一块西瓜吃下去,浑身都是凉意。伴着徐徐清风,吃着凉爽爽的西瓜,让人觉得再漫长的夏天也是值得热爱的。

夜风荡漾,树影摇曳,夏夜如歌。母亲把凉席拿出来,铺到院子里。我和哥哥立即躺了上去,像猴子一样在上面打了两个滚儿。我们最喜欢夏夜在院子里睡觉,有清风明月以及星光相伴,整个人仿佛是睡在天与地之间的植物,无比舒展和自由。我们仰面躺在凉席上,对着夜空的星星指点江山。我找牛郎星,哥哥找织女星,我们看到浅浅的银河在夜空中闪着光。母亲则轻轻用蒲扇为我们扇蚊子,还不时给我们讲嫦娥或者牛郎织女的故事。夜色中的母亲,眼睛里闪着温柔的光,特别美。

清风徐徐,夏夜生凉。风儿轻轻,凉意淡淡,时光静好。我们的说话声越来越小,渐渐的,我们在夜风中进入了安宁的梦乡……

明月清风无价

○ 耿艳菊



苏州名园沧浪亭有一副非常有名的集句联:“清风明月本无价,近水远山皆有情。”上联出自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作的一首诗《沧浪亭》,下联出自北宋诗人苏舜钦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《过苏州》。

找来这两首诗细读,“风高月白最宜夜,一片莹净铺琼田。清光不辨水与月,但见空碧涵漪涟。”“清风明月本无价,可惜只卖四万钱。”“绿杨白鹭俱自得,近水远山皆有情。”字句生香,悠然清旷里山水有情,处处美好,如入画中,一片明月铺心田,朗朗明静。

沈复《浮生六记》曾写到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,那是他父亲宴客的地方。那年六月,天气炎热,屋子里蒸笼一样,他奉母亲的意思,带着妻子芸娘消夏于此。那里有“我取”轩,临着水流,清凉而有诗意。房前有老树一株,浓荫覆窗,人画俱绿,可以望远隔岸游人往来不绝。暑热中,芸娘停下了手中的刺绣,清闲下来,整天陪着他,一起读读古诗文,谈古论今,看花赏月饮酒。这是他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,哪怕是多年后的回忆,如在眼前,都是快乐的气息,他说:“自以为人间之乐,无过于此矣。”

自离开沧浪亭,芸娘梦魂常绕。有一天,他们看到一个老妇人的居所,环境朴素幽美,篱笆小院,绿树阴浓,房屋的四周种满了瓜果蔬菜,花光树影,错杂在篱边。门外有小池塘,清风从水面来,月印池中,虫声四起,设竹榻于篱下,就月光对酌,微醺而饭。此情此景,令芸娘神往不已,欢喜地对沈复讲:“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,买绕屋菜园十亩,课仆姬,植瓜蔬,以供薪水。君画我绣,以为持酒之需。布衣饭菜,可乐终身,不

我的手机闹钟铃声设置的是布谷鸟的叫声。每天被鸟鸣声叫醒,像是新一天的美好邀约,让人心生欢喜。

我喜欢布谷鸟的叫声。在我的记忆中,布谷鸟是一种极富智慧的鸟。它熟悉大自然的变化规律,对节气的推移也了如指掌。它能自如应对时令变迁,还能指导人们进行农事活动。

布谷鸟的叫声有鲜明特征,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它指导人们割麦、种谷、插禾,农人们几乎把它当成了一位富有智慧的农学家。千百年来,它深得人们信赖。所以尽管它的叫声不那么婉转清脆,人们依旧喜爱它。我觉得布谷鸟是底蕴丰厚的鸟,它的声音不像那些肤浅的鸟一般叽叽喳喳,而是浑厚悠长的。如果你仔细听,甚至能够听出其中语重心长的劝导之音:“布谷布谷,割麦种谷;布谷布谷,割麦种谷……”仿佛是在催促人们赶紧劳作。

其实,我小时候是有些怕布谷鸟的叫声的。不为别的,只是因为它总在催赶着人劳动。尤其是到了芒种麦子成熟之际,布谷鸟叫得更勤了。它催促着人们快快割麦,不能耽搁。父亲听到布谷鸟的叫声,语气里倒满满都是欣喜:“麦熟一晌,虎口夺粮!”他手握镰刀,磨刀霍霍。镰刀在炽热的阳光下明晃晃的,光线有些刺眼睛,我眯着眼说:“这么热的天,下地割麦太难受了。”父亲说“你没听布谷鸟都在催了吗?人不在麦田里摔打摔打,骨头一辈子都是软的!”那时候我觉

蛙声处处起乡情

○ 马俊

在乡下陪母亲小住,一场急雨不期而至。入夜时分,听得蛙鸣声阵阵响起,我忽然觉得有种“情景再现”之感,仿佛遥远的时光重回一般。我对母亲说:“青蛙叫起来啦,这声音听着真亲切!”母亲听出我语气里的欣喜,笑着说:“你好久都没听到过蛙声了吧?”

的确如此。城市的丛林是缺乏色彩的,远离了天籁之音,缺少了自然气息。虫鸣蛙唱,我好久都没听过了。其实幼年在乡下时,我对青蛙并无多少好感,也总嫌蛙鸣声太过聒噪。人生在世,很多事都是此去经年后才觉出其妙处。想来蛙鸣声并非有多动听,只不过远离故乡后,凡是带着故乡元素的东西都觉得亲切了,这大概就是人们普遍的“失去后才觉可贵”的心理。

小时候我跟哥哥一起在池塘边、草丛里玩耍,哥哥最喜欢跟青蛙逗趣。他追在青蛙的后面,学着青蛙的样子一蹦一跳,嘴巴里还发出“呱呱”的声音,逗得我哈哈大笑。我觉得青蛙长得太丑,丑到吓人。有时候与青蛙碰个面对面,它瞪圆眼睛、鼓起肚皮冲我叫,好像一点都不怕人。我嫌恶地驱赶它,它才一闪身躲进了草丛里或者庄稼地里。

哥哥还会在水沟旁捉蝌蚪,把蝌蚪带回家养着。成千上万

的蝌蚪聚集在一起,在水中黑云一样浮动。我总想,那么多蝌蚪如果长成青蛙,青蛙齐声鸣叫,还不把世界掀翻了天?

果然,一场大雨之后,万蛙齐鸣的“大场面”就上演了。那样的规模实在够宏大,夏日所有的声响都淹没在无休无止的蛙声中。开始的时候,有一两只青蛙叫了几声,仿佛是为大合唱起了个头儿。其余的青蛙迅速找准了调子,开始回应。一呼百应,一呼千应,一呼万应,青蛙世界的“团队精神”堪称楷模。它们“集体发声”的时候,是同样的音调,同样的节奏,每只青蛙都融入了统一的整体。“咕呱咕呱,咕呱咕呱”,这场大合唱太过单调,青蛙们不知疲倦地演绎着简单的乐曲。它们激情满满,有时能够彻夜鸣唱,仿佛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演唱中。

晚上睡觉的时候,我抱怨青蛙叫声太吵。父亲对我说:“你们课本里不是讲了嘛,青蛙是人类的朋友,它会捉田里的害虫。”哥哥抢着接过话:“对!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咱们这里虽然没有稻子,但青蛙也能保证别的庄稼大



爱放风筝的父亲

○ 李惠艳

老师再三给我们介绍了多种风筝的做法,但我回家依然是束手无策,心想没有风筝大不了不参加比赛算了。

这件事让弟弟知道了,告诉了父亲。那天,父亲和母亲都早早地回家,父亲手里还抱着一捆柳条,还是弟弟告诉我,父亲要为我做一个风筝,起初我还不太信,父亲让我找来一支笔,只见他在这一块硬纸板上画了起来,平常很少见拿笔的父亲,居然很快在纸板上画出了一条很形象的蜈蚣来,然后在蜈蚣的旁边密密麻麻写了好多数字,又让母亲把平时做鞋子用的布找出来,接着,父亲在地上画出一个好大菱形图,让母亲依照图形把一块块的碎布,用缝纫机缝到一起,父亲用拿回来的柳条,用细铁丝扎成大小不一的圆圈,等母亲按照父亲设计图形,将一条有两米多长的锥心圆袋缝好后,父亲再将扎好圆圈的一个个塞进去,按照相同的比例让母亲用线将圆圈缝住,父亲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把尼龙线,让我和妹妹把它绕在一块板上,让弟弟拿来墨汁瓶子和毛笔,在头上画了两只圆圆的大眼睛,还让我们将一些布条缝在蜈蚣的两边。很快一条立体的蜈蚣就呈



布谷声声

○ 马亚伟

得布谷鸟的叫声没有半点悠然洒脱之气,完全不像别的鸟叫声那样闲适。很多可爱的鸟儿,不关心粮食和生产,它们只用清脆之音,传递着关于自然界的花开或者花落等美丽讯息。而布谷鸟的叫声,让人觉得疲惫和辛劳。

“卧听堂南布谷鸣,陇头细麦已青盈。”温热的南风吹过,麦田的颜色渐渐变黄。布谷鸟的催促更加频繁了,我跟着父母下地割麦。火热的季节,我们在麦田里挥汗如雨。布谷鸟看到人们按照它的安排,井然有序地投入劳作中,仿佛觉得完成了伟大的使命一般,叫声中多了欣慰。热浪阵阵翻滚,麦茬散发着清新的草木气息。埋头劳作中,我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。果然像父亲说的那样,我的骨头有了力量,肩膀也不再稚嫩。稍大一些的时候,我已经学会了像父亲那样享受劳动的乐趣。人生在世,有一种幸福叫劳有所获。付出了辛苦,收获了果实,这是生活赐予我们最大的幸福。

布谷声声,传递的就是这样朴素的道理。后来我渐渐喜欢上了那种浑厚悠长的鸟叫声,仿佛深沉的男中音一般动听。

如今,我离开了土地,多年不进行田间劳动了。但我对布谷鸟的感情却越来越深厚。每当听到布谷鸟的叫声,我就觉得进入了一种神秘的气场之中,兴奋点被点燃。布谷声声催,田间丰收

时。丰收的喜悦和满足,对未来的期许和憧憬,充盈在心头。

如今,故乡的麦田又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了吧?布谷鸟从乡间来到城里,早早来给我报告消息。走在城郊的田野里,不时就听到了布谷声声。布谷鸟的叫声那么亲切动听,如同乡音一般,能够重现关于成长与蜕变的秘密,能够明晰往事与乡愁的线索……我朝着故乡的方向,深情眺望……

城市的版图里没有麦田,但我每天清晨在布谷鸟的叫声中醒来,就闻到了缕缕麦香……



我家阳台上栽了一盆栀子花,它和我以前见过的栀子花不大一样,它的叶子不大,但绿而油亮,花开得也不大,却浓香四溢。妻说,这是一棵野栀子花,是她在一处山边挖来的,可能是一棵野栀子,我信以为然。

两年前,这棵栀子花刚移来时,还是不大一点儿,花开得也少,就一直没有太留意它。今年,它好像忽然之间就长大了,那盆栀子花断续地开着,过了芒种了,枝上的花和花苞还有一些,每天三朵五朵地开着,不知道,它要开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呢。我忽然想,如果可以以人喻花的话,谁是那朵栀子花呢?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,可能没有答案,可我又觉得,从某些方面来看,人和花是能找到相似之处的。

我家是一个大家族,一个村子聚居而居,这在乡村很常见。一个村子里的人,亲如一家,这也是我一直喜欢乡村的原因之一。老家村口,是五奶奶家,她家的门前,东边的一半是晒场,西边的一半用砖砌了近两米高的墙,围成了一个院子。五奶奶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院子,院子里有石榴、桂花、凤仙花、鸡冠花等等,还有一棵高出院墙的栀子花。印象中,那棵栀子花好像村里最大的一棵。花开时,一树碧绿上,朵朵白花如雪,远远地就能闻到栀子的花香。五奶奶家的栀子花开了,就常有小姑娘到她家门前讨花,五奶奶总是有求必应。讨到花的小姑娘们,总是很开心的,她们将花扎在头上,夹在辫梢,或是别在衬衫领子边的纽扣旁,洒一路欢笑,一路花香。

我每天上学,也经过五奶奶家门前。每次五奶奶看见我,都会叫住我,从栀子花树摘两朵开得正好的栀子花给我,让我放在衬衫的口袋里。走在路上,我稍一低头,就能闻到一股栀子花香。时间久了,每到栀子花开的时候,便成了一种习惯了,路过五奶奶家门前时,我都会看一下五奶奶在不在门口,我希望她在,希望她摘两朵栀子花给我。

五奶奶家门前的路边,还有两棵枣树。枣树很大,我上学时,两个孩子都抱不过来。每年,五奶奶会给村里人送两次东西,一次是夏天送栀子花,一次是秋天送枣子。村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记得五奶奶,记得她家的栀子花和枣子。至今,我还记得五奶奶送的栀子花的香气,五奶奶是不是那朵她送出的,散发着浓香的栀子花呢。

汪曾祺先生在《记忆中的夏天》一文的开头,就写了栀子花:“凡花大都是五瓣,栀子花却是六瓣。山歌云:‘栀子花开六瓣头。’栀子花粗粗大大,色白,近蒂处微绿,极香,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,我的家乡人说是‘碰鼻子香’。栀子花粗粗大大,又香得掸都掸不开,于是为文雅人不取,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:‘去你的,我就是要这样香,香得痛痛快快,你们管得着吗!’”

一直都喜欢读汪曾祺的文字,有一段时间,他的书成了我每天必读的枕边书。我喜欢他冲淡平和的文字,喜欢他文字里所蕴含的人文情怀,那样的情怀是掸不开的,也是越读越有滋味的。有时,我觉得汪曾祺先生的文字,是开在高邮湖边的一棵栀子花,香气很浓,但隔着大运河和高邮湖的浩荡水气,飘散开来,经远风吹送,能感觉到那种香浓的人,应该是喜欢他的文字的人心人了。

汪曾祺先生,是开在大湖边的一朵栀子花,花香远送,只待你用心细闻。很多人都是一朵栀子花,有着自己的浓香,只是你不一定感知到他们的花香而已。



谁是一朵栀子花

○ 章铜胜